



別對我撒謊 TELL ME NO LIE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 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

大英國協資深戰地記者 約翰·皮爾格 John Pilger 編 閻紀宇 譯

調查報導反抗權力與資本的箝制，奮力為人民發掘真相，戳破謊言。本書所收之經典調查報導，篇篇撼動世界，寫下歷史，迫使掌權者負起責任，是每個媒體人的典範，報導靈感的最佳來源。書中所述世界現代史祕辛，揭祕後首度登台，值得所有媒體人與公民一閱。

司馬文武

專欄作家

陳雅琳

三立電視台新聞部
總編輯

項國寧

聯合晚報
社長

杜念中

台灣蘋果日報
社長

馮建三

政治大學新聞系
系主任

林照真

資深記者

—由衷推薦—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獎助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別對我撒謊：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 / 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編；閻紀宇譯。-- 初版。-- 臺北市：商周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6[民95]面：公分。-- （卓越新聞獎：4）

譯自：Tell Me No Lies :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ISBN 978-986-124-796-0(平裝)

1. 採訪(新聞)

895.3

95023726

卓越新聞獎 04

別對我撒謊——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

原著書名／Tell Me No Lies—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編 者／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

譯 者／閻紀宇

副總編輯／楊如玉

責任編輯／方佳俊

發行人／何飛鵬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 羅明通律師

出版版／商周出版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9 樓

電話：(02) 2500-7008 傳真：(02) 2500-7759

E-mail：bwp.service@cite.com.tw

發行／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 · 02-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02-25001990 · 0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 · 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www.cite.com.tw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35號3樓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電話：(852) 25086231 傳真：(852) 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é (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Email：citecite@streamyx.com

電話：(603) 9056 3833 傳真：(603) 9056 2833

封面設計／李東記

打字排版／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刷／韋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農學社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2006年12月初版 2008年1月25日初版3刷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600 元

TELL ME NO LIE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edited by John Pilger

Selection,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prefaces copyright © John Pilger, 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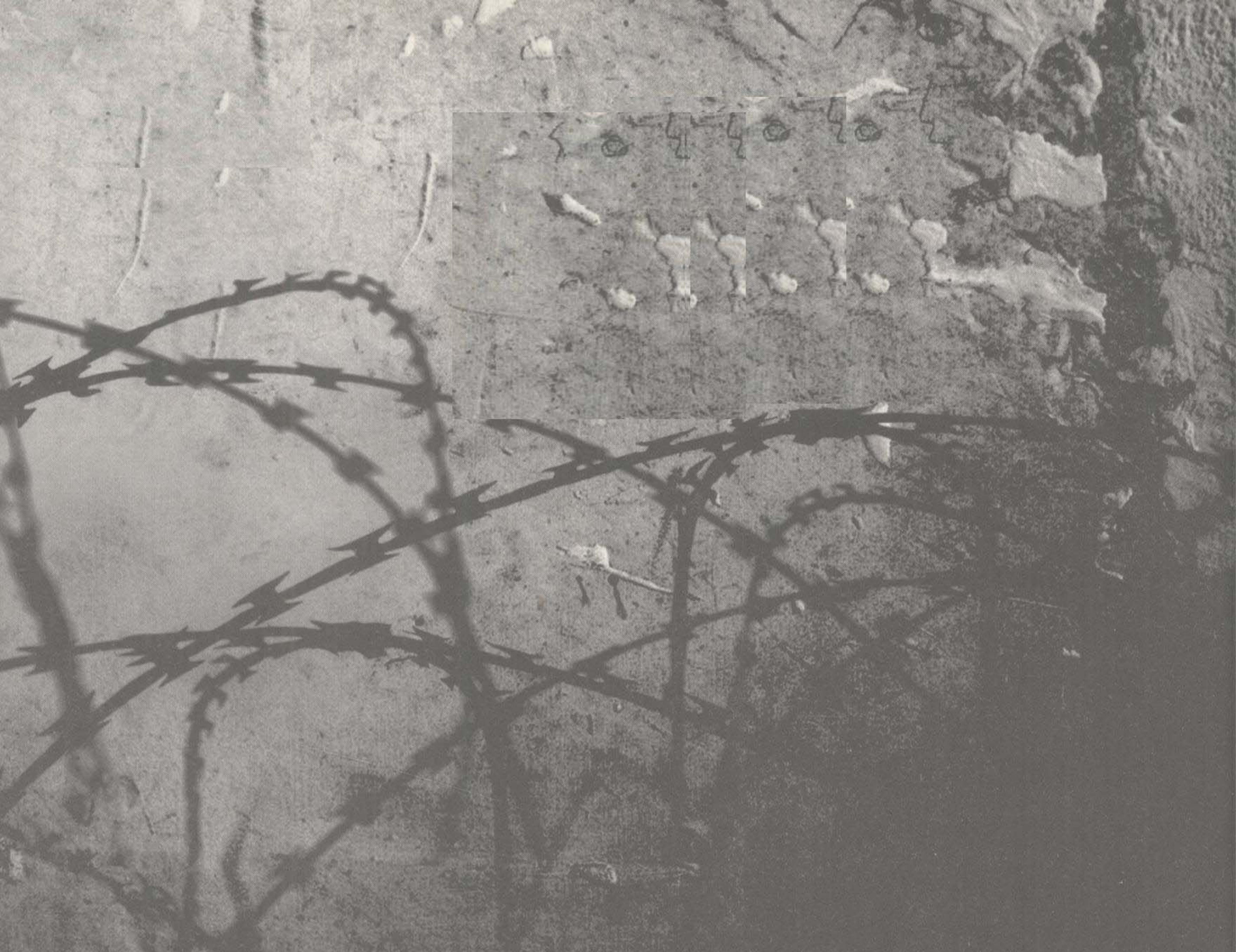
For copyright of contributors see Sources sec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986-124-796-0



別對我撒謊 TELL ME NO LIE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Its Triumphs

24篇撼動世界的調查報導

大英國協資深戰地記者 | 約翰·皮爾格 John Pilger 編 閻紀宇 譯

謹以此書紀念保羅·福特

〈出版緣起〉

為優質新聞與傑出記者而努力

蕭新煌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是為了肯定和獎勵優秀新聞記者而成立的。

新聞記者此一專業的特殊性，在於一個記者不論隸屬於哪個媒體，或擅長哪種路線，都應該秉持報導事實真相與維護社會公益的前提，去進行每日的新聞工作。記者不該只是一種謀生的職業，它頂著民主社會第四權的冠冕，又揭祕言論自由的崇高價值，再加上自主性極強的作業方式，讓記者行業經常充滿個人主義色彩，有時又帶一點英雄主義氣質。

相較於學者專注與知識體系對話，記者較了解如何與社會大眾溝通。又由於經常站在重大事件的現場，他們必須目睹真相，見證歷史。在他們深入淺出、肌理生動的筆觸下，影響人類歷史的重大事件或關鍵人物，乃躍然紙上，栩栩如生。無怪乎在許多西方國家，最受歡迎的歷史人物傳記，往往出自於有新聞工作背景者之手。

當前台灣的媒體環境實在令人很不滿意，不但有過於追逐市場、短視近利的經營心態，又缺乏身為社會公器的組織自覺。一些優秀的新聞從業人員，起初雖然懷著滿腔熱情，但囿於大環境，終究無法施展抱負而挫折失望。

「卓越新聞獎」書系的出版計畫，就是為了鼓勵那些有志於新聞專業、不放棄理想的傑出資深記者，將多年來在工作中的見聞和心得，經有系統的分析整理後，以專書呈現。這一書系目的，一則是要彌補報紙和雜誌，或因篇幅有限，或因市場考量，所造成的題材限制；二則強調



出版緣起

對特具意義的議題，能有論述、剖析的深度與廣度。

此外，我們也希望引介國外優秀的新聞作品，讓他山之石做為本土借鏡，透過精良的譯筆，讓國內實務新聞工作者，及有志入行的傳播科系學生，也能有見賢思齊的機會。

今日的新聞，有可能是明日的歷史。新聞記者想做第一線的歷史記錄者，其工作品質的良窳，乃直接影響公眾耳目的清暗和善惡判斷。如果此一書系的出版，對台灣記者的專業品質、工作經驗累積，與工作成果發表能有貢獻，那我們的努力便沒有白費。

〈推薦序〉

催生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

林照真
資深記者

從閱讀這本書的第一個字開始，心中想要改革新聞的焦躁心情，又再度被挑動了起來。

「調查報導」的新聞理念，是本書想要傳達的中心思想。這個名辭在台灣看似熟悉，甚至遭到部分媒體濫用，但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其實還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台灣新聞界因為缺乏對「調查報導」的正確認知，使得主動求真的行動力打了折扣；因為調查報導的缺席，新聞成了市場的俘虜，也因此失去感動人的力量。

然而，透過本書編者約翰·皮爾格（John Pilger）的努力，「調查報導」一辭因為幾位記者的具體實踐而鮮活了起來。他們的報導首先使自己的新聞生涯變得不同，這股新聞震撼更衝破國界限制，豐富了近代歷史的書寫，也讓新聞記者成為受人尊敬的社會資產。這些調查記者在商業市場中未必具有高知名度，也非高居銷售排行榜，但是他們所創造的不凡紀錄，早已超越市場價值的操控。

而這，不正是你我踏入新聞界的第一個理由嗎？是什麼原因讓它受到蒙蔽？為何你我都已不再談論它？真的是市場的壓力？還是個人的選擇？抑或我們其實已經發現，調查報導暗喻著記者更多的付出，而你我卻早已習慣從輕鬆、軟性與羶腥八卦的產出中獲得回饋。是世態先炎涼的，是新聞環境先墮落的，怎能怪自己？

這股「抄捷徑」的致勝理論，讓台灣的新聞品質始終停留在令人汗顏的地步。好作品總是零星出現，嚴肅創作已呈下降趨勢，只見更多的



〈推薦序〉

人情趣味與軟性特寫，取代了硬底子新聞與複雜脈絡的梳理。新聞記者只想吸引人來看，卻忘了應同時提供的實質內涵。我們的報導已無能「啟發」(inspire) 讀者與觀眾，再多的新聞監督與法規懲罰，也無法扭轉頹勢；再多的新聞獎項、再高的新聞獎金，也不能產生強大的激勵作用。新聞記者的社會角色，還是一再受到質疑。

在這點上，我認為新聞圈一定要改變目前的思惟方式，才可能改善當前惡質的新聞品質，而「調查報導」正可以提供截然不同的思考模式。

在古典新聞傳統中，「調查報導」要求記者要秉持新聞記者的主動性，勇於挖掘有權者刻意隱瞞之事。源於此一精神，本書羅列多篇偉大的調查報導案例，在報導背後，調查記者表達他們追求真實的最高勇氣。這些報導之所以可以流傳於後世，是因為調查記者表現出高標準的新聞渴望，並能承受新聞的激盪與煎熬，終而能發揮新聞的影響力。但為什麼「調查報導」這一類型的新聞會如此重要？皮爾格的看法是：「沒有這樣的新聞，我們對不公不義的覺察將無從表達，更無法掌握反抗不公不義必不可少的資訊。」

本書中一篇篇精彩可期的報導，需要讀者靜下心來閱覽；但我卻像一個貪婪的竊賊，不斷在書稿中來回蒐尋，企圖偷取可以讓台灣新聞界快速「振衰起弊」的良藥偏方。讓我焦慮的是，我們生長的台灣，正值民主政治的試煉萌芽之際，非常需要稱職的媒體來傳達正確的資訊，以彰顯民主與公義的價值。但眼前令人動容的報導，其實都是西方光榮新聞史的一部分，較難與台灣的新聞脈動接軌。

調查報導正是新聞體系內，實現民主的新聞改革做法，少了調查報導，新聞會變得乏味與了無生氣，報紙也會變得沒有血色。這使我一直相信，追尋「調查報導」的具體實現，必可帶動台灣新聞的改革與發展。許多「調查報導」新聞學的基本概念，幾乎都已散落在本書各個獨立的故事中，我試著從中找出一些案例來說明，希望能帶領讀者進入「調查報導」的新聞世界中。

調查報導所強調的揭露，正是要拆穿有權者刻意隱藏的真相。書中英國《周日泰晤士報》的「洞察」(Insight)調查小組調查鎮靜藥物「沙利賓邁」的真相，花了十年時間為受害者奮戰。「沙利賓邁」在一九五四年問世，卻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全面下架，全球已有約八千名受害兒童誕生，等到重見天日時已是一九七七年。本案因法律限縮了受害者權益的爭取，唯有靠新聞界的 effort，才讓本案的兒童獲得遲來的正義。

十年的努力令人瞠目結舌，但許多調查報導之所以能夠發揮揭露的影響力，關鍵正在於記者的努力不懈。他們承受寂寞、可能失敗的威脅、甚至是旁人的恥笑，最後終於能因發現了關鍵事實，而讓事件獲得重大突破。本書中所呈現的新聞案例透露了許多調查記者的工作精神，他們勇於求真，不論是新聞的核心或是細節均同樣認真關照，才讓他們的報導得以突破窠臼。

美國著名的調查記者西摩·赫許 (Seymour Hersh) 有關越南美萊村的報導，揭露了美軍殘殺越南平民的殘酷事實。但赫許只是一個自由撰稿人，並沒有常駐越南的經驗。赫許之所以能夠以局外人的身分挖掘內幕，其實都是來自他個人紮實的調查與研究。美萊村慘案原本只是美聯社一則不起眼的報導，但因為赫許堅持挖掘更多內幕，才使得新聞的真相得以全盤揭露。

戰爭一直是調查報導的主要靈感之一，誓不兩立的交戰雙方，最容易使得真相混淆，人權的普世價值也受到遮掩，以致更需要新聞記者的揭露。本書提到從一九八二年六月，以色列揮軍入侵黎巴嫩，以軍的入侵行動光是在頭兩個星期，就造成一萬四千名巴勒斯坦人與黎巴嫩人死亡、兩萬人輕重傷，其中絕大部分是平民。多數記者無法突破自己的以色列情結，選擇了沉默；但是羅伯特·費斯克 (Robert Fisk) 却一人獨力揭發薩布拉與夏提拉兩座巴勒斯坦難民營遭屠殺的真相。他憑著一己之力，揭穿以色列的道德面紗，成為主持國際正義最後的聲音。他的故事從「蒼蠅洩露天機」開始，說明一個調查報導記者，必須以最冷靜的心情、最動人的文筆，來清楚訴說一個震撼的內幕。



〈推薦序〉

費斯克是英國優秀的戰地記者，他沒有以色列情結；但另一名以色列女記者阿米拉·哈絲，卻能將以巴世仇拋在一旁，為巴勒斯坦人權而努力。哈絲在一九九三年定居加薩走廊（Gaza Strip），連續三年時間，哈絲與加薩的計程車司機、農民、醫生、家庭主婦、運動人士、伊斯蘭教領袖朝夕相處。這塊面積三百七十八平方公里的「露天監獄」，住著一百三十七萬巴勒斯坦人，被迫過著苦不堪言的日子。對大多數以色列人而言，加薩是恐怖主義與激進主義的溫床，但是哈絲一心要深入探索。她的書激勵皮爾格拍攝紀錄片的靈感，二〇〇二年，皮爾格打電話給她，當時她正忙著為《國土報》（*Ha'aretz*）報導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巴勒斯坦人城鎮的封鎖。皮爾格說他們通電話時，哈絲蹲在住所的地板上，周遭槍砲聲此起彼落。她說：「如果我這時出去，以色列軍隊會射殺我。」皮爾格以為她是以色列人，可以較別人安全些。哈絲說：「沒有差別。在這裡，每個人都是槍靶。」

此外，本書提到大部分俄羅斯記者都是以莫斯科的觀點來報導車臣戰役，最可貴的例外就是安娜·波麗特柯芙斯卡雅（Anna Politkovskaya）。她為立場獨立的《新報》（*Novaya Gazeta*）撰稿，曾經三十九次前往車臣，鍥而不捨地揭發暴行與違反人權的事件。從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〇〇一年一月，波麗特柯芙斯卡雅做了一系列報導，呈現平民受害者如何被車臣叛軍與俄羅斯陸軍兩面夾擊。她寫道：「雙方都是一丘之貉，對於平民沒有絲毫憐憫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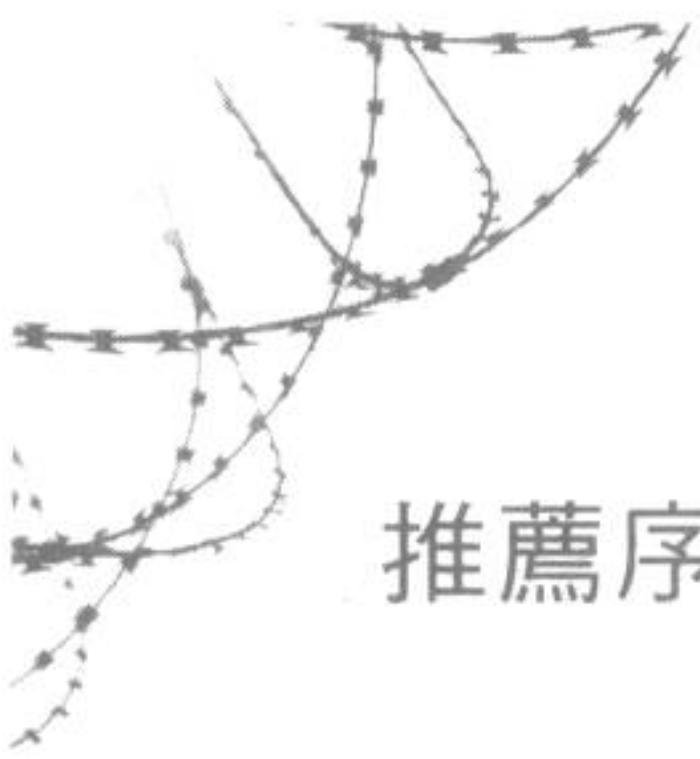
人權的普世價值讓新聞記者在冷酷的戰爭中，願意為跨越國族界線的正義說話，也讓新聞記者成為戰爭中，少數可以公正證實真相的人士。雖然其中仍有相當的危險性，也有人質疑新聞記者已經失去客觀中立的立場，但調查記者努力把不為人知的真相報導出來，其實需要更大的智慧與勇氣。誠如英國記者琳達·梅爾文（Linda Melvern）針對一九九四年東非盧安達種族屠殺所做的調查報導，她以自己的採訪經驗揭示：「盧安達悲劇絕不僅只是許多西方人士認定的『種族衝突』，它更是歐洲與美國漠視與犬儒心態導致的惡果。」

哈絲、波麗特柯芙斯卡雅、梅爾文都是女記者，戰地記者過去被視為是男性的專利，但現在全球女記者的表現已讓人對女性新聞工作者刮目相看。這個現象說明台灣女記者絕不能因性別因素而自我設限，壓縮了新聞突破的空間。

而在戰爭以外，讀者會發現部分調查記者甘冒違反傳統新聞倫理之名，以揭露不為人知的真相，亦使調查報導出現爭議。書中皮爾格談到印尼在全球化中的角色時，不經意談到他在印尼首都雅加達所做的「血汗工廠」調查報導。為了進行這個報導，他偽裝成一個商人，讓人不知道他是一名記者。他提到：「一千餘名大多相當年輕的女工，櫛比鱗次坐在刺眼的日光燈管下方工作，廠房內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只有樓上台灣籍老闆辦公的地方裝設冷氣。」

真是，台灣的形象竟是如此呈現。但這不是重點，重要的是皮爾格以「偽裝」做為調查報導的取材手法。書中的經典案例是德國調查記者根特·華萊夫（Günter Wallraff）所進行的調查報導。華萊夫常偽裝成各種身分，滲透進入企業、政府與媒體，揭露各種貪污腐敗與惡劣的行徑。一九七七年時華萊夫曾以假名混入德國小報《圖片報》（*Bild-Zeitung*）的記者群中，揭露在《圖片報》無所不用其極的煽情報導背後，其實潛藏著許多人的悲劇遭遇。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人下人》（*Ganz unten*）是華萊夫最著名的作品，他使得德國外籍勞工的苦難成為眾所矚目的政治議題。為了進行這項調查報導，華萊夫偽裝成一名土耳其工人，深入德國非法勞工市場。他說：「你必須先偽裝一番，才能夠深入社會的表相；你必須欺騙與做戲，才能夠發掘真相。」

華萊夫的調查手法必然會引來社會爭議，新聞記者必須靠著欺騙、偽裝、偷拍、偷錄、跟蹤、花錢買消息等手法來進行調查報導，似乎成為新聞記者無可避免的風險與抉擇。在這方面，我並不認同所有的報導都得靠欺瞞手法來完成，我甚至認為這些應是非常態的做法，更不該為促銷報導而採用。但我也相信，當記者已經沒有其他獲得真相的管道時，必須有勇氣採取彈性做法，社會對此也應用其他標準看待。



推薦序

本書所呈現的調查報導案例均是報紙等平面媒體的「調查報導」題材，它呈現了多位偉大調查記者的精神，與多份偉大的報紙如何以報社力量推動這股新聞力量。像是英國《周日泰晤士報》、《衛報》，南非的《自由周報》、澳洲的《國家時報》、俄羅斯的《新報》等等。雖然這些媒體或許很難在新聞商品化的今日維繫昔日榮耀，例如已經被梅鐸買下的《周日泰晤士報》，已經難有昔日的新聞堅持了；但是，這些歷史紀錄都已寫成西方的新聞傳統，讓年輕的記者能夠瞻仰典範，不會覺得孤獨。

回頭看看我們台灣，傳統的空白，是我們發展調查報導的一大遺憾。我們沒有矢志為調查報導努力的報紙，也就失去培養更多獨立調查記者的機會。媒體已陷入新聞八卦與口水戰的漩渦中，新聞失去了探究真相的本質，以致在書寫精彩的調查報導歷史時，依然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時至今日，追求新聞獨立的處境比數十年前更艱難，但台灣新聞界如果繼續停留在紙上談兵、「盍各言爾志」的書生心態，只會徒留更多遺憾。

我從事新聞工作二十年，這幾年來一直把「調查報導」做為我實踐與研究的目標之一。在台灣，會這樣思考的人恐怕還是少數，我想這也是我為何受邀寫序的原因。身為一個資深新聞工作者，除了要求自己實踐「調查報導」應有的理念外，我仍要不斷呼籲台灣各大主流媒體，應盡力克服困難，成立「調查報導」團隊，以強化報導的深度、廣度，進而提升新聞的視野境界。同時我也建議新聞學者與媒體監督組織，應將媒體是否成立相關調查團隊，做為評鑑媒體的指標之一。

但這個建議始終缺乏「領航者」。因而，藉著本書出版之餘，我誠摯建議「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能在目前的眾多參賽獎項中，嚴肅思考設立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的可能性。在美國與西方國家，早有「調查報導」獎項的出現，多年來更是新聞界最重視的一個大獎，也造就不少優秀的調查記者與調查報導作品，均能激勵媒體展現監督與揭露等應有的社會責任。依我的想法，如果台灣能夠以具體獎項鼓勵這類型新聞作品的誕生，必能逐步培養出調查報導的幼苗。這份工作若能達成，應

是出版本書更高精神的展現。

多年前，我曾在報紙上提到：「現在當記者，已經沒什麼好驕傲的了。」這些灰心落寞的心情，很快找到相互取暖的同志伙伴。但這並不是我的初衷，我更希望台灣的新聞記者能夠逆勢而為，將「調查報導」視為努力達到的新目標。因為，調查報導是一種新聞價值，也是一種民主價值，新聞記者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實現這些價值，新聞工作才能重新獲得民眾的信任。

感謝這本書與全世界調查記者的努力，他們豐富了我的新聞體驗；但我最渴望的是，這股新聞精神能夠擴散，並在我們摯愛的台灣土地上發芽、傳承，讓台灣新聞的生命力，出現不同的面貌。

此刻，設立台灣第一座「調查報導獎」，絕對是個令人期待的歷史性嘗試。

〈推薦序〉

調查報導的臨淵羨魚與退而結網

馮建三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系主任

讀這本書，階級鬥爭、帝國肆虐、發死人財、州長公然協助兄長「竊據總統」，而號稱敵視政府如虎的美國傳媒不動聲色……的諸多故事，通通生動地浮現人們的眼前。

作為一種新聞文類，「調查報導」在西方世界行有多年，儼然自成傳統。從事調查報導已然四十多年的皮爾格（John Pilger）以其鷹眼蒐集了過去六十年來的部分秀異作品，終而成就本書。皮爾格在各篇之前還加入了導讀，對於讀者掌握作品的來龍去脈，幫助相當大。

根據流行的說法，這是輕薄短小的年代，這是所謂公民新聞學盛行的年代，這是業餘的使用者創生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的年代，這是愈來愈多專業的全職記者可棲之樹愈來愈少的年代。簡而言之，在六年前的泡沫後，如今網際網路不但早就已經捲土重來，更是召喚出了科技決定論的老生常談；於是，從報紙至電視等固有傳媒的褪色或消失，紛紛找到了諉過的對象：彷彿一切都是網路造成。

但是，實際情況遠比表面的現象更為複雜。調查報導以其存在與生機盎然，相對於決定論的說法，提出了有力的反證。調查報導需要記者投入更多的時間、力氣與金錢，調查報導需要讀者、聽眾與觀眾投入更多的時間與其互動。假使網際網路致令人們遠離報紙或電視，我們就很難想像，何以二十一世紀以來，花費更多資源的「調查報導的記者隊伍益發擴大」（例如，英國公營的第四頻道在美英入侵伊拉克之後，增加了一億多台幣用於調查）；何以調查報導還能有所進展，以致於它的「語



推薦序

言和形式越來越新穎，更傾向於寓教於樂」；何以官方仍然認定傳媒是其喉舌的中國大陸，會有論者認為「你簡直不能想像一家沒有調查性報導的媒體」；何以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自二〇〇一年起每年舉辦的輿論監督（其中必涉及調查報導）會議，竟能吸引眾多目光；何以南方的汕頭大學不讓北青專美於前，也在二〇〇四年舉辦「紀實報導國際電視節」。

論者觀察到的這些發展，原因為何，仍待考察。然而確知的是：科技是死的，人是活的；科技靜止無語，人力轉動社會。假使有人認定，調查報導的前述發展只是西方傳媒的迴光返照、只是西方傳媒對於重大事件的短期反應、只是西方傳媒取悅閱聽人所作的改變，那麼，這些說法與其說是洞見，不如說它們是失敗論者或犬儒分子的臆測。假使有人認定，許多中國大陸傳媒之從事於調查報導，只是這些傳媒苟延於政府與商業底下僅存的殘喘空間，不如說這些事例顯示，追求公正平等與真相的普遍意志，同樣存在於中國傳媒記者的認知與行動之中。

調查報導與例行的路線新聞，可說是支撐傳媒的兩大支柱，缺一不可。兩種文體的差異，除了篇幅、規模不一與所受時間約制不同，追根究柢是從事於斯的兩種記者，傳媒機構對他們的制度支持並不相同；雖然兩種記者的日常工作不一定涇渭分明，而有可能交叉從事。

更重要的是，例行新聞與評論及調查報導，另有相通之處。本書〈洛克比空難〉一文的作者福特（Paul Foot）於二〇〇四年夏辭世後，《經濟學人》（例行新聞與評論居多，調查報導較少的雜誌）寫了訃文，給予極高評價，從中透露了兩種文類的共同要求。

福特與《經濟學人》的世界觀南轅北轍，但二者的新聞寫作都很精彩；兩者均平實而力求客觀，卻又自有見解，並且不憚於直陳看法。在雙方筆下，新聞與意見有了很好的結合。究竟是客觀平衡的報導，還是僅止於有聞必錄的便宜編採，二者的分際，在《經濟學人》的筆下，清楚明白；究竟是邏輯井然而言必有據的評論，還是顛三倒四且信口開河的胡說，二者的界線從不含糊；福特知前不知後。

《經濟學人》之所以不吝於讚賞福特，來自惺惺相惜，並無人死為大的場面話。《經濟學人》轉述：「福特一人的努力遠勝於其他人，讓許許多多英國的販夫走卒，得以免除冤獄，重獲自由。」福特寫各種文章也出版書籍，但他最持久的動力，在於「調查報導」專欄的日夜以繼，長年奮鬥。福特的寫作依據於「找、再辛苦地找與研究，而不是出諸偏見，也不徒託義憤或論戰的發動。」

確實如此，但讓人擊節者，又豈只是福特？本書沒有一篇不是佳作，沒有一位作者不激動人心。不妨再以本書編者皮爾格為例。他彷彿是以一人之頑強，成為他的同胞梅鐸（Rupert Murdoch）的對立面；這位傳媒大亨曾召集跨國律師於紐約密謀大計而在一九八五年全面擊潰倫敦報業工會，而且技巧地在十一年間賺進六百多億台幣，同時卻逃稅一百多億台幣。（《經濟學人》一九九九年的報導）

兩人都出生於一九三〇年代的澳洲。梅鐸是豪門世家，祖業傳媒，於一九六〇年代從澳洲再往英格蘭，買下英國總工會的《每日前鋒報》（日銷量百萬份，廣告仍不足，無法存活），轉為煽情的《太陽報》，從此發跡至今。二〇〇五年夏還投入約兩百億台幣，收購 MySpace 網站。皮爾格不滿二十歲就在雪梨開始了編採工作，從事約五年後，他於一九六三年來到了倫敦，成為特派員，藉由英國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的報紙當中唯一稍微傾向勞工的《每日鏡報》，經年累月地投入調查，曝露西方外交政策的不仁。

到了本世紀，七十多歲的梅鐸繼續站在美國總統小布希、英國首相布萊爾所代表的立場，佈署他的產業；將近七十的皮爾格也是奮鬥不懈，通過網路 Znet 作為媒介，頻繁地發布觀察報告，企圖鬆動資本的統治。

從西方至中國大陸，都有調查報導的表現園地。我們的台灣，又將如何？

自從四年前有家刊物說台灣的傳媒是「弱智媒體」以來，更多更多的記者彷彿對號入座，以親身的行為提供了證據，坐實了這個「稱號」。